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後宋慈雲走國全傳 第十回 岳元帥詐病回師 耀武侯提兵代印

卻說韓成彪只可敵張夢虎一人，怎能再抵當陸鳳陽雙鞭？當時殺得氣喘呼呼，正要逃走，卻被陸公子雙鞭打在刀背上。大刀落於馬下，公子輕伸猿臂，生擒過馬。眾兵大驚，四散奔逃。張夢虎在馬上大呼：「眾兵聽著，我山召集軍馬，如若願降者，在此山留下待用，賞罰分明，斷不賤虐汝等。倘不思留此者，也不相強逼。」當日願降者不過數百名，逃回兵到有三千餘眾。嘍囉將五百餘匹良馬盡數拘押回山寨中。又命嘍囉於山下鋤開塚穴，掩埋殺死軍兵百餘人。弟兄二人並馬回至山，中堂焚起香煙，列上陸國母、太師神牌。押下韓成彪，一刀兩段。至祭一番。起來吩咐將首級高掛外山。此事按下慢表，再說朝上兵了一齊奔逃回朝，先到龐國丈府中一一稟明。

龐國丈聞言嚇驚不小，心頭大怒。打發兵丁歸回隊伍，一心想來曰：「一向不知陸鳳陽這小賊逃匿何方，豈知與張夢虎同聚一窩，藏身於湖廣。今既知著落，諒汝一山完卵之地，插翅難飛。只可惜韓成彪死於非命也。」

次日上朝，出班啟奏曰：「臣有奏：前者命鎮國將軍往浙買取戰馬，已經買得良馬五百餘匹，不意路經湖廣誤進鐵裘山，卻被陸鳳陽、張夢虎二逆賊逃匿於此，下山截殺了韓成彪，劫去馬匹，招集兵丁，為患不淺。懇乞陛下早發大兵，征剿滅盡，方免生民受害之患。未知聖意如何？」天子聞奏怒曰：「可惱有此兇暴逆賊，罪更倍加。殺害朝廷命官、搶劫良馬，不即行征討便養成大患矣。未知命那將掛帥征伐，乃可成功？」國丈曰：「現有京省提督車騎將軍岳全忠。此人乃花刀岳勝之後，智勇之將。帶兵征討，定然馬到成功。」

天子准奏曰：「岳愛卿，朕今命汝掛帥興師，往征鐵裘山二逆賊。須要謹細行軍，務必生擒二逆回朝，論功升賞，以報卿勞。」岳將軍領旨謝恩。是日退朝，文武備回府衙。

單說岳全忠，點起五萬精兵，三萬糧草，暫屯貯教場中。退回內衙，有孫氏夫人迎接。坐下將行兵一事說知，曰：「夫人，昔年下官奉旨外出巡邊，不在朝堂。不想陸丞相並國母一全被害。想起來實令人傷感。今方才回朝，未及兩月，又要提兵。但事君致身為巨子職，分所當然。惟韓成彪奸賊，奉旨往浙省買馬，不知他陽奉陰為，又往湖廣省長沙府，誤進鐵裘山，被陸公子劫殺了。如今龐賊奏知君王，發兵征討，命吾掛帥征伐，捉拿二人。故今又別夫人即日登程了。」孫夫人含淚曰：「將軍，汝乃英名之輩。陸丞相父女忠貞，臣民盡悉。今日慘死奸臣之手，幸得公子逃遁出。如若依朝廷旨意，定必斬草除根。如捉解回朝，豈非斷絕了忠良一脈？請將軍自諒。」岳爺曰：「夫人有所不知，此乃君命，豈得違逆。況吾不領旨，奸相又與計算於吾矣。只今兵到之日，且隨機應變。夫人且放心，今告別了。」登時出至教場，祭過大纛旗，三聲炮響，五萬精兵發馬登程。

一連數月，方到長沙地面。是日山下駐兵。岳元帥升帳，裝成一病，伏於帳中。頭略一抬曰：「各位將軍，本帥奉命征戰，不意一路風霜，水土不和，以至病生難痊。怎生是好？」眾將曰：「元帥既然染病，後營現有隨行太醫程光，不免喚來診看如何？」岳元帥曰：「若非各位將軍提及，本帥到也忘卻此人了。」且喚來帳前，將六脈一診下，即冷笑一聲。元帥驚駭覺起，曰：「先生且慢言。」吩咐退回後營各位將軍，「且退班，待本帥靜中診脈細談。明日發令開兵。」諸將領命各各退回。有岳元帥曰：「請問先生，將本帥脈診來即發冷笑何也？莫不是病患沉重難以解救否？」程光曰：「元帥，汝六脈調和，正當健旺，況日有真光，豈生病患？此來稱病或別有良謀。小生輩未得知之。未知是否？」元帥聞言微微曬笑曰：「不枉良醫普濟，隨著本帥多年，並能知吾肺腑智慧之輩。但汝是良善君子，與本帥同處有年，不妨將心腹告知。吾想陸丞相在日，盡忠報國，不幸今冤被戮，今只存後嗣一人。焉忍加兵拿解回朝？故詐著一病，以待朝廷之命。」程光曰：「元帥詐病於數千里之外，聖上那裡得知。倘奸臣劾奏汝按兵不舉，反受他陷阱。不免即日奏本回朝，待聖上另選別將到來，代帥征伐，元帥於中坐觀事勢，暗助陸國舅一力殺敗諸奸黨然後見機而行，殺回朝中，誅奸滅佞。豈非上策也？」岳元帥聞說大喜，曰：「此說誠知吾心也。」是夜即端備本章一折，命快馬軍飛投回朝，非一天可到。

是日早朝，天子臨御，百官參朝。忽接得邊庭岳元帥告病本章，要請旨調回，求選別將代印征剿之意。神宗王看畢曰：「眾卿聽著。今有岳全忠帶兵至鐵裘山，一到染成一病，不能提兵，求懇另選別將代征。再命何人可代此重任？」龐國丈一聞天子宣言，想來「岳全忠乃能征慣戰，久歷沙場。緣何一到敵所即云染病？其中定有奸詐。」即稱：「陛下，岳將軍既染病恙，不若再命耀武侯種諤。此人乃先王仁宗帝名將種世衡之孫，世代武功之子，文武全材，前往代印，並觀岳全忠病恙如何。倘患病痊癒，二帥同征，務必生擒陸、張二賊，回朝正法，方免國家大患。不得按兵不舉免費國家庫糧。」天子曰：「龐卿言之有理。」即宣至種諤耀武侯，加封二路元帥，再提三軍之師前往代接帥印。得勝還朝，論功獎賞。倘岳全忠病痊，二帥同剿進征。果也未愈，旨著回朝調治病恙。耀武侯領旨。

龐國丈想下一計，即奏曰：「從古出兵，有武備者必有文佐。不免命臣兒都御史雲雄為參謀，方見文武並濟，乃能有功。伏望我主准奏。」天子曰：「准卿之言。」即傳旨國舅為中軍主事參謀之職。是日退朝。此事龐國丈命子同征乃是審看岳全忠病疾真偽之意，不須多表。

卻說耀武侯回至府中，蘇氏夫人接迎坐下，曰：「請問公爺，今日退朝緣何有不悅之色？可示妾知否？」種爺曰：「夫人未知其詳。前者陸丞相被奸臣所害，陸公子逃難而出，落在湖廣鐵裘山。韓成彪買馬被劫殺了。聖上命岳將軍往征，不意中途染病。吾想此事料然岳將軍非真病，乃不忍忠良一脈斷絕之意耳。可恨老奸臣又薦保本公，往代印信進征。惟此事吾亦與岳將軍一心，定必共誅奸黨。但今禍福未分，本官出兵三天之後，汝可暗暗收拾金鈿貴品之物，攜帶兒子種司道回江南省，不可到蘇州。吾乃原籍蘇州府，只憂本土官查察行蹤，難以逃脫了。」蘇氏夫人曰：「公爺放心前往，不用掛念。願汝馬到成功，共滅諸奸回朝再敘。」是日夫妻灑淚分別不表。種爺一到教場，有參謀龐國舅，諸將迎接。元帥即日發炮祭旗，大兵登程。

一連數月，方到湖廣境界。早有岳營軍士遠遠打探分明，回營報知。岳元帥聞報嚇得一驚曰：「吾非真病，拜本回朝，不計看破朝中甚少能將，定必差來奸黨劣夫帶兵前來代印。不意聖上再調宣來耀武侯種諤。他乃三世名將之後，久戰沙場，英雄將士。彼須雲忠良之後，吾今詐病之謀一知，他心下如何與吾同志否？」只得裝成病恙，卸甲包裹額首，軍校扶出營來迎接。稱曰：「老元帥與國舅駕到，下官有志在身，不能遠迎，望祈恕罪。」種元帥、國舅曰：「岳將軍貴體欠安，何須出營遠接，且回堂中相見。」

當時，三人並同回營，見禮下坐。種元帥曰：「下官奉旨代職帥印，二來請候將軍貴體安康。但當提兵之日，聖上旨命：倘將軍貴體痊癒，二帥同征滅寇，果未得疾痊，暫且還朝將養。二者只由將軍尊意主裁。」岳元帥曰：「不幸兵到地頭，不和水土，以至賤恙加深，實在有負聖恩所托。今幸老元戎提兵代勞，實乃感恩之至矣。」是日將印符交訖。諸將兵新參見過種元帥與參軍國舅。當日龐國舅須略曉岳全忠非真病恙，但想父親非良善之輩，倘若回書報知，岳全忠非真病恙，他即一命危矣。故不回家書，此乃龐雲雄略行善念之良，不比父親歪狠之心也。次日，岳將軍將帥印交楚，即帶了家丁數百，刻日登程。種元帥與國舅，諸將齊同送別按下慢提。

先說岳將軍一程涉水登山，數月方才趕趨回朝。一天回至汴京城，進歸內府。夫人迎接下坐曰：「請問老爺提兵未及一戰，如今回朝，莫非成功奏凱，如此之速也？」岳將軍曰：「非也。本官奉旨征討鐵裘山，一到境界，已染成一病恙，數月不痊。故拜本回朝。蒙聖上准奏，命耀武侯代接帥印，故得著回朝中養病。明早上朝，面君辭職，告歸宗林，以終晚年。未知可否？」孫夫人曰：「如此看來將軍非真病也。臉容光彩，氣概昂昂，豈非詐哄妾也？」岳將軍聞言冷笑曰：「夫人言不差也。惟今辭職解纜未明可否。」夫人曰：「將軍既非真病，明早斷不可親自登朝。倘被老奸臣窺明破綻，實為不美。不若修明一本，待妾替君進朝，方無

有礙。」夫妻酌議定。

次早黎明，天子臨朝。百官參見畢，有王門官啟奏：「萬歲，現有岳將軍孫夫人候旨。」天子宣進。夫人下跪參見，呈上告病一折。神宗天子從頭看罷，開言曰：「汝夫既然病重難痊，茲暫准旨歸田養病，賜贈白金萬兩。倘病痊之日，旨著欽差起復任用。」夫人謝恩。

有龐國丈曰：「岳將軍非別臣可比。他乃岳勝之後，屢代功勛之將，有血戰大功於國家。今王上賜白金萬兩歸田，不若御駕親臨到岳家，君會臣一面，更見聖上隆恩厚愛功臣之至也。」孫夫人聽罷大驚曰：「國丈之言差矣。君尊臣卑，豈有君上到臣之家？於理上有乾礙矣。」聖上聽國丈之言曰：「昔日太祖先王雪夜微行，曾到趙普丞相之家。至今江山基業一統之盛，何云非理？」神宗王曰：「夫人不別執意言多。朕因岳將軍告辭去國，未知何時起復，無非君臣一會，以盡心腹之誠。何為於理有礙？夫人且請先回，朕與丞相後臨府第。」夫人不敢多言再奏，只得謝恩。銀牙緊咬，深恨奸臣刁滑，透破機關，禍有不測。

再說天子登程，國丈惑奏天子：「岳全忠乃久戰沙場英雄，緣何兵一出即稱病患，回朝告駕？猶恐有詐，欺滿聖上。不免帶同魏太醫將他六脈一診即分真偽矣。」聖上准奏曰：「朕也思此事稀奇，一出兵即日回告駕，果不差也。」傳語宣召魏太醫同往。先說孫夫人回至府衙中，進內堂對丈夫說明，言：「此事不好了。妾登朝上本，聖上批下，准旨暫且告歸養病、痊癒之日復任回朝。恩賜白金萬兩。只可恨老奸臣暗破機關，惑奏聖上，要親駕到巨家看病，一會告歸功臣。妾已多言勸奏君不合到臣家之言。無奈聖上不准，定必到來，看將軍病症，以表垂愛之意。不一刻君王駕到矣。倘猜破夫君是詐病埋名，便有欺君重罪，難逃性命。怎之奈何？」岳將軍曰：「夫人休驚。欺君之罪不及於妻子。既然君王駕到，尚知吾詐病欺君，只將一命捐軀，有何干礙，夫人只自回歸故土，好生教習兩個孩兒，通習經史，不要出仕王家，料得另有一番變故，本官死在九泉也無芥懷矣。」夫人含淚允諾。不一時報進天子駕臨。岳將軍早早命諸家丁鋪氈結彩，香煙芬馥，滿注金爐。中堂內外大開，俟候君王。當日岳將軍裝著假病，命人扶持下跪迎接聖駕。稱言：「臣帶病接駕，何勞聖駕光臨，臣為敢當，折盡平生之福，罪更加深矣。」天子開言，未知究出詐病欺君否？且看下回分解。